

名家随笔

三千里黄河绿如蓝

高定存

家门前的黄河，一年比一年清，一年比一年绿。初夏时节，河边的大柳树枝叶相连，织成一道翠绿长墙，壮观之余，能让人想起“绿云扰扰”“柳色如云”之类的古诗词。然而站在树下放眼黄河，河水之绿丝毫不逊柳色。一河清流如同一河绿色琉璃，不急不缓，平稳向下漂滑，微风拂过，波纹皴如釉面。这一河流动的绿色比柳色更深，更浓，更生动，看着更有精神。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拍照，照片里的黄河，蔚蓝如大海。

黄河自古以来就是黄色的。在古人眼中，黄河清与圣人出一样难得，偶遇河清三两日，人们便当作大吉兆，喜滋滋记于史册。家乡保德县河清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县城上游7公里处建起天桥水电站，泥沙被大坝拦蓄，黄河开始断断续续变清。以后随着上游万家寨、龙口两座水电站建成，河清时间越来越长。到2024年，上游开河凌汛也被大坝拦蓄，三月未见桃花水。如此一来，保德段黄河一年有八九个月碧水映蓝天，简直可与漓江媲美。

家门前的黄河清澈如蓝，整个晋陕峡谷段如何？2025年4月27日，我和朋友开车从保德出发，顺流而下，探看黄河一号公路，同时也去看黄河清澈的景象有多远。

出发前先咨询天桥水电站运行处，得知当日黄河流量为每秒517立方米。上游从龙羊峡开始，二十几座大坝次第相接，下泄流量由黄委会指令调控。从开春到立夏，保德段黄河流量大体都在每秒500立方米左右。当年贺敬之在《三门峡一梳妝台》中写道：“责令李白改诗句，黄河之水手中来！”如今，这一豪言壮语变为了现实。

沿山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下行，从保德到碛口古镇220公里，黄河一路清澈，一些落差大的河段上有白浪翻卷，声势不算大，但赏心悦目，一番别样风景。前些年来碛口古镇，黄河还是地道的黄色，今年也已和保德段一样，清澈碧绿。水流减少，曾让船工们胆战心惊的大同碛，也没有了往日的汹涌巨浪，只翻卷着一连串的白色浪花。河声也不是往昔那一种沉闷如雷的轰鸣，而变成了一种清脆明亮的哗哗声。

从碛口继续下行，走过石楼湾、乾坤湾，黄河依旧清澈不染。站在山上看下去，深深峡谷里，黄河宛若一条绿色缎带，温柔地盘旋于峡谷中。千万年以来，黄河奔腾咆哮，穿高原，裂峡谷，卷泥走石，何其壮也！而今变为一河清流，委婉如同一个小

姑娘，这情景，让人感觉有几分梦幻。

先前我曾到过壶口两次，一次在春季，一次在秋季。春季水少，秋季水多，但两次所见都是黄色瀑布。这一次来，壶口的黄河也已变绿，那激荡万年闻名世界的黄色瀑布，已然变换了颜色，雪浪堆叠，珠飞玉溅，另一番景致。太阳落山时站在黄河大桥上往下看，窄窄的龙漕里只有半漕水在缓缓流动，两面裸露着坚硬而又干净的岩石河床。河水受挤压的同时，绿色也被浓缩，看上去比保德的还要绿，还要浓，浓得化不开。

从壶口到禹门口，沿途有不少观景台，下临深谷，白浪翻卷，水声响亮。黄河泛黄时候，观景台上只闻水声轰鸣，看不出浪花。此时黄河清，白浪显，成了新景。抵达禹门口，黄河也是绿的，游艇在河里开过，水面上划出道道波纹，宛如铺展着的巨幅油画。

晋陕峡谷段碧水如蓝，出龙门后，河道骤然开阔，铺满泥沙，下游河水变黄没有？我发微信问永济的朋友，他发来风陵渡的视频和照片，黄河也是绿的。风陵渡以下有三门峡和小浪底两座大坝，黄河只会更清更绿。由此可知，整个黄河上中游，几千里皆绿水如蓝，实乃千万年未有之大景观。

黄河变清变绿，有诸多原因。首先是黄土高原持续几十年的水土保持工作大见成效，大量坡地整修为平地，退耕还林，种草种树，植被增加，生态改善，很多地方做到了“土不下山，水不出沟”。据黄委会测算，近20年来，黄河中游输沙量减少了80%左右。拦截泥沙的同时，水流自然也要被拦截一部分，故水量也有所减少。有资料显示，2000年以后，黄河年均径流量较上世纪减少了40%。今年春天，黄河流域降水偏少，众多支流输水乏力，黄河流量小，带不动泥沙，故河清三千里。

河清的另一个原因，是一系列大坝沉淀了泥沙，同时调控流量，河水不再大涨大落，长时间平稳下行，泥沙不再翻卷。流量调控能保证下游不断流，能让沿途各引黄工程有水可用，将黄河水用到最需要之处，功莫大焉。

控制水土流失，让黄河变清，这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之事，几十年奋斗，而今终成现实。

长路漫漫，沧海桑田，且让我们记下这一刻，2025年春夏之交，三千里黄河绿如蓝。



你的“城市”有多大

刘补明

城市的大小，向来套用所谓一线二线之类的标准，其依据基本上是面积、人口等参数。城市的核心叫城府，“城府”，本指城池与府库，是古老城市的命脉。守“城”，必先守“府”。

慢慢地，“城府”一词的含义更丰富了。《宋史·李谷传》：“谷为人厚重刚毅，深沉有城府，雅善谈论，议政事能近取譬，言多谄理，辞气明畅，人主为之耸听。”显见，这里所说的“城府”，已经引申为人的心机与底蕴。

一个人就是一座城，城里住着独一无二的灵魂。只有走进城的深处，才能领略到那些鲜为人知的风景。有的人尽管生活在大城市，却拘谨或苟安于仅有的生存空间。再大的外城，也只是一个模糊的生存背景而已。有的人不然，脚着方寸，身处一隅，却心怀天下，瞭尽寰宇。城有大小之别，心有宽窄之分。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云：“大足以容众，德足以怀远。”明代思想家薛瑄也说：“唯宽可以容人，唯厚可以载物。”

“城市”大了，自然就有内涵。知足为高，心宽是圣。心宽了，就能增进认同，注意倾听，深谙世事，洞察人性。不被世俗纷争缠绕，不为眼前利益所动。懂得取舍，进退有度；目光久远，宠辱不惊；为人豁达，不事张扬。能登高临远，懂未雨绸缪。

“城市”大了，肯定能放开眼。看多远，决定走多远。自古道：“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。”孔明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失利不沉沦，空城不惊慌。眼里放得下天地宇宙，心中装得了四海九州。跨越城门走天下，跳脱界域觅佳音。心里布满希望，脚下自然生风。

“城市”大了，终究能容下事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谋大事者，首重格局。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浩瀚程度。格局大了，见识广了，路也顺了，心态就好了。节制个人享受，淡泊利禄功名。不耗费余力，不纠缠琐事。容言容人容事，合心合力合智。顾及大众利益，勇担社会责任。抱利他之心，为利世之事。招福纳财，泽被一方。

心量决定器量。心有多大，城府就有多深，宇宙就有多广。曾国藩说：“富贵功名，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”那么，如何做，能够广阔你的心城呢？一靠博览群书，二靠自我修为，三靠联通接轨。那时候，你可以自豪地讲：“无限大，我的城！”

着家人愉快地享用，那一刻，所有的劳动便成为传递幸福的艺术创作。

还有，洗衣的过程不再枯燥。洗衣液的清香在水中弥散，衣物在滚筒里旋转，那是在跳一曲浪漫的圆舞曲。晾晒时，阳光为洗净的衣物镀上金边，那逐渐干爽衣物就是一件承载阳光与清风的载体，散发着自然与勤劳交织的芬芳。

家务劳动繁杂，但如果把它想象成一种美的塑造，那么，厅堂里就有了艺术的气息。这种美的创造，生活中处处可见，只要我们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，保持一颗蕴含美的心灵，即使再琐碎的家务劳动，也能创造出美的意境。

家务中寻美感

陈 裕

一天晚饭后，邻居来我的店里，闲聊一阵后，她开始抱怨家务活太多，常常为此而烦恼。我便开导她说，用艺术化的想法来美化日常的家务劳动，说不定会收到意外效果。

到底是怎样的方法呢？听我细细道来。比如，晨起做早餐时，锅中的热气弥漫了整个厨房，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。此时看这些玻璃窗就像看蒙太奇的一幅画，有一种朦胧美。玻璃窗是画布，你用抹布擦除水汽时那掠过的弧线便是笔触，一笔又一笔，画出你心中的山心中的水，那么这样的劳动就有了轻松的心情。

再比如，整理衣柜时，把各色衣物幻想成等待登台的舞者。将凌乱的衬

衫挨件挂起来，如同为它们排列成一路纵队。把毛衣叠成整齐的方块，联想到堆砌柔软的云朵。不同质地的衣料在指尖划过，丝绸的柔滑，棉布的质朴、羊毛的温暖，就像感受着一首关于衣物动听的乐曲。当所有衣物各就其位，把衣柜当成陈列艺术品的展厅，审视刚才的劳动，不恰似一场对美的鉴赏吗？

更有意思的是，清扫地面时，倾听扫帚与地板的摩擦声，沙沙作响，有如

节奏轻快的微弱鼓点，敲打着生活的节奏。擦地时，灰尘消影，地板重焕光泽，这有如一场与污渍的博弈，也是一次对纯净的追求。

至于一日三餐的烹饪，则是富有创意的锅碗瓢盆交响曲。新鲜的食材散发着清爽的气息，葱姜蒜的特有香味为美食增添嗅觉维度。当热油在锅中欢腾，食材下锅的瞬间发出滋滋声响，香气缤纷，翻炒的过程就是让食材彻底释放自己。将菜肴端上餐桌，看